論語古注集箋

論語古注集箋卷九

吳　潘維城學

陽貨第十七　釋文凡二十四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箋陽貨或作陽虎孟子滕文公篇陽虎曰趙注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又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趙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過庭錄曰趙意似以陽貨陽虎為兩人虎既囚季孫專魯政則升為公臣豈有尚作季氏臣故孟子有士大夫之說注但望文生義未必以為兩人也歸孔子豚注鄭曰魯讀饋為歸今從古釋文歸孔子如字鄭本作饋魯讀云云豚徒門反箋歸孟子作饋趙注引此文亦作饋豚說文云小豕也孟子作蒸豚趙注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孔子時其

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釋文塗字當作途亦徒【箋】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論語駢枝曰玉藻曰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又曰敵者不在拜於其室說者謂大夫賜士士拜受於家又就拜於大夫之家是爲再拜敵者之賜但一拜受於家而已不得受於其家然後就拜於其家則一拜也由是言之陽虎饋豚而瞯孔子之亡正欲以敵者之禮致孔子而孔子亦以敵者之禮拜貨是故貨不爲驕孔子不爲詘孟子以一拜爲大夫賜士之禮與玉藻不合以事理論之則玉藻是也不然貨非大夫而以大夫自處其妄甚矣而孔子因卽以大夫之禮禮之何以爲孔子塗論衡知實篇引作途論語後錄陳鱣拉請當作涂而以塗爲俗字據周禮遂人注涂容乘車一軌者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注】馬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

迷邦也集解○釋文不治直吏反（箋）可謂仁乎曰不可經傳釋詞云一人自爲問答加曰字以別之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釋文好從呼報反而亟去冀反謂知音智（箋）羣經室集曰元謂當國時人之論已皆以聖仁賢孔子故孔子曰則吾豈敢陽貨之言亦因時論而難之也又智者仁之次漢書古今人表敘論九等列智人於仁人下子張以仁許令尹子文及陳文子孔子皆答以未智焉得仁明仁必先智而後能仁也故陽貨諷孔子仁智並稱孔子謙不敢當非特不居仁且不居智矣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注）馬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也集解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箋）後漢黨錮傳序言嗜惡之本同而遷善之塗異也說文性人之陽气性善者也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鄭注引孝經說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正義曰

左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行五行在人爲五常得其淸氣備者則爲聖人得其濁氣偏者則爲愚人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禀或多或少不可言一故分爲九等孔子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二者之外逐物移矣故論語云性相近習相遠也亦據中人七等也韓詩外傳六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此以性爲善者也春秋繁露質性篇云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之所爲止於繭麻與禾以麻爲布以繭爲絲以米爲飯以性爲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性情質樸之能至也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

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者何為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為善難當甚而孟子以為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後能為雛繭待繅以綰湯而後能為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善教誨之所然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卵之性未能作雛也繭之性未能作絲也麻之性未能為縷也粟之性未能為米也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王教則質樸不能善此以性為不必善者也經傳攷證曰相近指性之善者言相遠當指性之惡者孔子未嘗明言性善聖人之言無所不包而渾然無迹後儒言性究不能出其範圜性善之旨直至孟子始發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乃一生願學大本領故七篇自述之維城案聖人言性相近則性無不善可知言習相遠則不善之由習又可知聖人嘗云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蓋

言習染既深天性反為所汨而或遂其性之相遠為其實性無不近也故夫子特著明之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箋知漢書古今人表序引作智曰傳曰譬如堯舜禹稷卨與之為善則行鮌讙兜欲與為惡則誅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為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為惡則行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陽湖孫星衍問字堂集曰上知謂生而知之下愚謂困而不學論語後錄曰言性者三家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楊子言性善惡混三家分者也劉向合之荀悅因向意定性三品蓋兼用三家矣三品之論以性善故有瞍鯀之父而子舜禹以性惡故有堯舜之父而子朱均以性善惡混故有中人夫子言中人謂性善惡混者也即性相近而習相遠者也中人以上是上知以下是下愚不移言不易移之言易也知論衡本性篇中論天壽篇引並作智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注鄭曰武城魯之下邑文選永明策秀

才文注【箋】文選古詩注謝玄暉臥病詩注引並云子游爲武城宰聞弦歌之聲藝文類聚亦云子游爲武城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當是約舉兩京文故一有子之武城句一無子之武城句也弦歌用體小邵注弦謂琴瑟也歌謂依詠聲也

夫子莞爾而笑

釋文莞爾華版反本今作莞【箋】莞陸本作莧易夬九五莧陸夬夬虞翻注莧說也莧讀夫子莧爾而笑之莧論語古義據此謂漢以來皆作莧論語竢質云說文解字莧山羊細角者從兔足苜聲讀若丸寬字從此此莧字本訓也訓爲喜說者喈諧也論語後錄謂荀爽作莧菜以莧菜之莧爲莧爾之莧借字歟維城案莧莧莞形竝相近而實不同說文莧莧菜也從艸見聲莞艸也可以作席從艸完聲莧之誤莞猶莧之誤莧歟楚辭漁父王逸注笑雖斷也莞一作莧

曰割雞焉用牛刀

釋文焉用於虔反【箋】牛刀即管于所謂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也或日說文云牛大牲也又物字解云牛爲大物故凡物之大者亦謂之

牛爾雅釋草莙牛藻郭注似藻葉大疏云莙一名牛藻藻之葉大者是也是則牛刀者猶云大刀也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釋文易以豉反使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箋爾雅釋詁云戲謔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釋文弗擾而小反以費悲位反箋弗擾左傳作不狃史記孔子世家同鄒氏云狃一作蹂論語後錄曰狃作蹂蹂作擾擾即擾從牛從夒今俗作夒旁非尙書擾而毅徐廣曰擾一作柔柔亦即蹂字以氏道著云擾當爲擾說文擾擾也從犬夒聲女交切玉篇擾同猱說文猱葢俗擾字也謂擾爲狃之別出字說文擾犬擾擾咳吠也狃犬性驕也女久切擾狃聲之轉驕即擾同聲通借字說文本以擾訓狃也故弗擾左傳亦作不狃爾雅狃復也說文猱復也詩猱山之猱

亦作夓狃從夓從柔從丑之字竝可通說文又有擾字云煩也從手夓聲音義亦與擾近無擾字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左氏則於十二年云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無召孔子事即召孔子孔子方且任仲由墮費豈有欲往之理哉史記譏季氏使人召之較爲近理但下文子路不說云云又不可解摯經補義四書考異多脆度之辭不如闕疑爲是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釋文不說音悅

（箋）論衡問孔篇引作子路曰末如也已無不說二字爾雅如之俱訓往故之可作如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釋文夫召音符

（注）鄭曰東周據時成周

詩黍離正義

（箋）說苑至公篇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

壞服亜歷遠周流應聘乃俟莘施道以子百姓而嘗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左傳序正義云如其能用我者吾其爲東方之周乎言欲與周道于東方也蓋用集解何晏說與鄭義異鄭以東周爲成周者詩黍離正義云以敬王去王城而遷于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人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刑公之殺頑民故然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四書攷異陳鱣故主鄭義而論語古義乃謂何義與公羊黜周王魯之說合不知黜周王魯乃邵公謬論豈有是理哉論語述何曰弗擾陽虎之黨也夫子不見陽虎而欲往公山故子路不違如有用我者天也周自平王東遷謂之東周春秋之作以平王開亂賊之禍胥定公季平子陽虎公山皆畔者也天用夫子當復西周之治故不爲東周

也史記載夫子之言曰昔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倘庶幾乎此不爲東周之意也豈徒哉言豈爲我徒猶言非吾徒也雖云述何亦不用黜周王魯之說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箋]孟子離婁篇云恭者不侮人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箋]周禮大司徒注任信於友道疏曰謂朋友有道德則任信之故論語云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箋]論語補疏曰敏孔訓疾公羊僖四年遂伐楚次于陘傳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之屈完也注云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疏云敏審也言舉事敏審則有成功矣是敏之義爲審信二十三年左傳辟不敏也注云敏猶審也三十三年左傳禮成而加之以敏注云敏審當於事亦以敏爲審周禮地官師氏二曰敏德注云敏德仁義順時者也當其可之謂時順時則審

當之謂也中庸人道敏政注云敏勉也敏或爲謀訓勉則讀敏爲黽勉同心之黽或爲謀則審當之義矣蓋善謀而審當所以有功若徒以疾速爲敏非其義矣推之敏於事謂審當於事也好古敏以求之謂審以求之也

惠則足以使人

佛肸召子欲往

釋文佛音弼肸許密反

〔箋〕佛肸漢書古今人表作茀肹論衡問孔篇或佛肸章於公山章前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事在孔子過蒲適衞後四書考異曰佛肸之畔趙簡子也簡子挾晉侯以攻范中行佛肸爲范中行家邑宰因簡子致伐距之於晉爲畔於范中行猶爲義也且聖人神能知幾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三分晉地之勢成則大夫自爲諸侯之禍起其爲不善較佛肸孰大小哉子路見未及此但知守其常訓聖人雖有見焉卻難以前知之幾爲門弟子語也故但以堅白恆理答之

子路曰昔者由也

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箋論衡問孔篇引子路下有不說二字世家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中牟之地見左傳史記漢志水經而無定在經史問答謂中牟有二其一爲晉之中牟三卿未分晉時已屬趙其一爲鄭之中牟三卿既分晉後鄭附於韓當屬韓臣瓚以爲屬魏者非也左傳所云中牟晉之中牟也即史記趙氏所都也漢志所云中牟則鄭之中牟也而班氏誤以趙都當之故臣瓚詰其非以爲趙都當在漯水之上杜氏亦以滎陽之中牟回遠非趙都其說本了然道元強護班志謂魏徙大梁趙之南界至於浮水無妨兼有鄭之中牟不知終七國之世趙地不至滎陽而獻子定都之時魏人未徙大梁則其說之不待深究且鄭之中牟竝不與浮水接其謬甚矣惟是臣瓚以爲趙之中牟當在漯水之上則孔穎達亦爾之以

爲不知何所案據小司馬但言當在河北而終不能
明指其地張守節則以湯陰之牟山當之按左傳趙
鞅伐衛遂圍中牟是正佛肸據邑以叛之時則晉之
中牟與衛接其地當在夷儀五鹿左右顧祖禹曰湯
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所謂河北之中牟也按湯
陰縣有中牟山三卿所居皆重地韓氏之平陽魏氏
之安邑是也趙氏之所重在晉陽而都在中牟則其
險可知不知何以自是而後中牟之名絕不見於史
傳鄭之中牟至漢始得名其前乎北絕不聞班志不
審而說綴之鄭注亦强主之僕校水經渠水篇始略
爲疏證而得之論語別記亦以爲在河北近之又曰
史記言孔子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
宋又適鄭遂至陳居陳三歲而適衛靈公老怠於政
不用孔子孔子行而佛肸召孔子下言荷蕢師襄又
言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
鳴犢舜華之死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而
反乎衛靈公問陳明日與孔子語但視蜚雁色不在
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六月趙鞅納大

子蒯聵于戚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春秋哀公二年也哀五年傳云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是中牟叛晉而從范氏矣又定九年傳云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如五氏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以褚師圃言而伐齊師是中牟爲晉邑又明矣范中行之亂在定十三年中牟之叛當在此後至哀二年孔子在衛與中牟相近故有佛肸之召以此益見中牟不當在漯水之北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釋文磨而末多反不磷力刃反涅而乃結反說文云謂黑土在水中者也不緇側其反

【箋】子曰然有是言也史記無然字論衡問孔篇引無然字言字磨而不磷漢州輔碑作摩而不粼詩衛風如琢如磨釋文磨又作摩則摩與磨通論語後錄曰依字磨應作礳省字也磷應作粼別字也維城案說文無磷字說文粼水生厓石間粼粼也詩唐風白石粼粼傳粼粼清澈也釋文云本又作磷考工記輪人輪雖敝不甐

於鑿注鄭司農云謂不動於鑿中也玄謂甐亦敝也
以輪之厚石雖齧之不能敝其鑿旁使之動鮑人察
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注甐故書或作鄰鄭司農云
鄰讀磨而不磷之磷謂韋帶縷縷沒藏於革帶中則
雖敝縷不傷也甐與磷通則不磷者不動不敝不傷
也漢書枚乘傳泰山之霤穿石則石有爲水所敝而
傷者故說文有鄰無磷詩以鄰鄰狀水中之石也不
日白乎涅而不緇即鹽鐵論褒賢篇所謂盛節潔言
皦然若不可涅也史記屈賈傳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後漢書隗囂傳賢者泥而不滓隸釋費鳳別碑淸潔
皦爾涅而不滓綏民校尉熊君碑泥而不滓皆仰此
涅而不緇之異文羣經義證云方言涅休也涅旣訓
休取音近爲義則涅泥樹同釋名緇滓也泥之黑者
日滓此色然也是緇與滓訓亦得通史記世家論衡
問孔篇新語道基篇引緇竝作淄州輔碑作涅而不
緇當是隸別說文涅黑土在水中皆也段注水部日
澱者滓垽也滓者澱也土部曰近者澱也黑部日顯
謂之垽垽滓也皆與涅義近論語補疏曰黑土在水

中郎汙泥爾故廣雅釋訓涅為泥顏泥非染物者淮南子齊俗訓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俶眞訓云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高誘注涅礬石也西山經女牀之山其陰多石涅郭注即礬石也楚人名為涅石秦人名為羽涅也木草經亦名涅石神農本草經礬一名羽碮碮即涅也蓋今之皁礬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注鄭曰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仕而得祿也上文選登樓賦注○釋文匏瓜上薄交反下古花反焉於虔反

箋說文匏瓠也國語晉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韋注材讀若裁不裁于人言不可食詩匏有苦葉傳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竝與鄭義異陳奐詩疏匏與瓠渾言不別析言之則有異斷屬斷瓠小雅瓠葉瓠皆可食公劉酌之用匏匏不可食箋云瓠葉苦謂八月之時正義引義疏云匏葉少時可為羹又可淹煮極美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是匏瓠一物異名匏瓠之堅强者瓠匏之始生者也今言匏瓠而

不言瓠是指堅强者矣秋槎雜記云苦匏但繫以渡
水夫子言己將爲世用非若匏瓜但繫以渡水而不
能爲人食而皇疏則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材智宜
佐時理務爲得如匏瓜一繫天而不可食邪攷歷考古
錄云天官星占曰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匏瓜繫
而不食猶言南箕不可以簸揚北斗不可以挹酒漿
也曹植洛神賦歎匏瓜之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阮
瑀止慾賦傷匏瓜之無偶怨織女之獨勤古稱匏瓜
無不以爲星者且繫而不食
正是日月星辰繫焉之繫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 釋文六蔽必世反 對曰未也居
吾語女 釋文吾語魚據反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釋文好呼報反下仁
同 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攷異荀悅前漢高后紀扁鵲曰引蔽作弊論語竢質曰
蕩讀當爲愓說文解字曰愓放也從心易聲下文今之狂也蕩同此 好信不好學其蔽

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釋文也絞交卯反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注包曰小子門人也集解○釋文夫詩音符詩可以興釋文以興許應反可以觀注鄭曰觀觀風俗之盛衰也集解○釋文以觀如字注同可以羣論語補疏曰詩之教溫柔敦厚學之則輕薄嫉忌之習消故可以羣居相切磋可以怨注鄭曰怨刺上政詩擊鼓正義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釋文邇音爾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族質曰鄭公注禮概云志古文識然則志古字識今字異文同字也易大畜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與此多識音同訓同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注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也集解○釋文召南上寔照反下及注同也與音餘淑女受六反下如字如鄉許亮反又作向同箋爲漢劉歆傳或爲雅或爲頌注說也周南陳奐毛詩疏南南國也在江漢之或周雍州地名在岐山之陽譙周司馬貞說木大王所居扶風雍東北故周城是也周公食采于周故曰周公當武王成王之世周公在王朝爲陝東之伯夆東方諸侯攝政五年營治東都王城六年制禮作樂遂以文王受命以後與己陝內所采之詩編諸樂章屬歌於大師名之曰周南焉召南釋文召地名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水經渭水注雍水東逕召亭南故召公之采邑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里與

案　周武王封召公于北燕在成王時爲三公北燕國今　京師順天府治召公未就國居王朝爲西伯自陜以西主之周公定樂遂以分陜所典治之國名之曰召南爲商邱宋犖四書釋地序引逸周書南國名南氏有二臣力鈞勢敵用分爲二南之國韓嬰詩序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閒釋地又續本程大昌說云南樂名詩所謂以雅以南非南國諸侯之謂論語偶記曰詩譜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則南是南方一方何止二國似宋氏信逸周書爲短閻氏不釋爲國爲長又詩周南有江廣汝墳召南有江汜江沱若非典治南國何以詩咏及此左傳云江漢雎漳楚之望也又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又曰楚文王所以封汝也明南國地在荆楚爲國亦多韓嬰云在南郡南陽之閒川閒字最爲賅括漢地理志南陽南郡並屬荆州又楊子方言衆信曰諒周南召南衛之語也是別二南爲國以此而言實宋氏舉韓詩序說爲長閻氏謂非南國諸侯爲短至以雅以南箋以南爲南夷之樂文王世子胥鼓南注義同明堂位云

任南蠻之樂也蓋任南古音義不別則南樂不得以二南當之二南之詩播之樂章是爲正歌燕禮謂之鄉樂磬師謂之燕樂無名爲南樂者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注鄭曰玉璋圭之屬也帛束帛之屬也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也集解箋荀子大略篇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注馬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也集解鄭曰言樂不但崇此鐘鼓而已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也御覽五百六十四箋鼓春秋繁露玉杯篇引作皷漢書禮樂志曰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微畏敬之

意雖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弦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禮記仲尼燕居篇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衞氏集說引臨邛宋氏曰禮云云云與此經相為表裏蓋莫難於言而履之行而樂之謂其取　成於我也莫易於玉帛鐘鼓謂其取成於物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釋文內荏而審反【箋】說文集弱兒荏當為集之借字詩巧言篇荏染之荏同傳云荏染柔意也說文荏桂荏蘇非此義論語後錄云應劭說荏屈撓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釋文穿踰音瑜本又作窬音同說文作穿窬木戶郭璞云門邊小竇音臾一音豆與音餘【箋】禮記表記云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論語

後錄云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名之曰盜所謂姦人歟陸德明本窬作踰案說文解字踰越也窬穿木戶也郭璞亦云窬門邊小竇蓋窬爲門邊小竇而踰牆乃踰字也集解孔云窬窬牆疑木作踰五經文字窬俞弋朱反又音豆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注】周生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己意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集解○釋文鄉原如字又許亮反是敗亂敗或作賊字趣鄉許亮反本又作向【箋】陳鱣曰鄉原孟子解之甚詳周生之言無乃迂曲義疏引張憑曰鄉原原壤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九非也中論考僞篇鄉原無殺人之罪而仲尼深惡之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注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也集解○釋文則傳直專反說之音悅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釋文與哉音餘本或作無哉箋後漢書李法傳引也與作乎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箋荀子子道篇孔子曰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樂也潛夫論愛日篇孔子病夫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禮記雜記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注鄭曰無所不至者言諂佞邪媚無所不至也集解○釋文邪媚上似嗟反下武冀反箋鹽鐵論論誹章君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注】包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也【集解】古之狂也肆【注】包曰肆極意敢言之也【集解】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注】馬曰有廉隅也【集解】鄭曰魯讀廉爲貶今從古【釋文】廉魯讀云云【箋】廉隅詩抑箋人審密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故馬以廉爲廉隅蓋狀矜者之嚴正也維城棄禮記表記云君子不矜而莊故矜亦爲古之疾也魯讀廉爲貶者陳鱣云貶自貶損也釋名廉廉自檢斂也貶廉義同今之矜也忿戾【釋文】忿戾力計反【箋】忿禮記人學所謂忿懥也戾當讀如悖戾之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注】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疏】七經考文曰古本足利本無此章讀書叢錄曰唐石經此章先無而後添注蔡邕石經陽貨篇末題云凡廿六章今集解本此章在內共廿四章似蔡邕石經無分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子謂伯魚曰各自爲一章故云廿六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八引論語陽貨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是漢魏舊本皆有此章後人刪之非也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釋文惡紫烏路反下同【疏】周禮司市疏左傳哀十年疏漢書杜欽傳引並無也字羣經補義曰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此尚紫之漸齊桓公有敗紫貴之先自服之國人爭買其價十倍春秋末衞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罪而殺之注紫衣君服則當時競尚紫矣故曰惡紫之奪朱

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注】包曰鄭聲淫聲之哀

者惡其奪雅樂也集解惡利口之覆邦家者釋文覆芳服反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注鄭曰魯讀天爲夫今從古釋文天何言哉魯讀云云箋四書考異曰兩天何言哉宜有別上句似從魯論爲勝陳鱣曰天夫形似故異然下句亦當讀天論語述何曰聖人之文天文也天道至教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春秋之文日月詳略不書書者勝於書使人沈思而自省悟不待事而萬事畢具無傳而明不言而喻子貢知之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釋文孺悲而樹反字亦作儒注鄭曰將命傳辭者文選思舊賦注

禮記雜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鄭注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敎孺悲因人乃復書而存之是孺悲者孔子弟子也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者之士相見禮疏謂不由介紹故孔子辭以疾維城案古人始見必因介紹爲弟子疑亦無待介紹者孔子之學辭以疾或別有故歟若謂其始見則悲奉若命來學夫子當亦不得責其無介紹者疑貫疏因此節有將命者云云望文生義實非定解蓋其所以見拒於孔子之故與史記弟子傳之不列其名皆不可攷已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釋文期音朞下同一本作其箋四書紀聞曰期已久矣之期當讀如字期可已矣之期乃讀爲期月之期蓋三年四句申期已久矣之義舊穀二句起期月可已矣之義舊說皆讀爲朞非是維城案史記弟子傳引作不已久乎則期非期月之期明甚況上云三年之喪下接言期月義亦不貫管說是也**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

不爲樂樂必崩箋史記封禪書引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當即本此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注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集解○釋文鑽子官反燧音遂期可居宜反更火古衡反一音古孟反柘章夜反柞楢上子各反下半久反又音由槐音懷箋周書月令邢疏云其辭令亾論語古義牛弘引蔡邕王肅云周公作周書有月令第五十三郎此也又云周書月令論明堂之制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向書正義引月令云三日曰朏虞大衍歷議曰七十二候原於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然則月令篇歷隋唐猶也改火日知錄云有明火

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之於日近於天也故卜與祭用之國火取之五行之木近於人也故烹飪用之古人用火必取之於木而復有四時五行之變素問黃帝言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厚洲徐頌改火解曰改火之典昉于上古行于三代法于漢廢于魏晉以後復于隋而仍廢其制則四時別木其名則見周書鄹子其器則燧其用則有常其宜則漢以上皆有其義則或信或不信爲言之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察五木以爲火故曰昉于上古也唐虞尚矣周監二代周禮有司爟行火之政令故曰行于三代也秦棄古制漢武帝時別置火令丞中興省之然續漢志曰冬至鑽燧改火故門送于漢隋王劭以改火之義近代廢絕引東晉時有以雖陽火渡江者世世事之非見絀於魏晉後予隋文從勑請而復之然其後不見踵行者蒸祀爲具文而已故曰復于隋而仍廢者也其制若何所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也周書鄹子亡矣同爟注鄭司農

引鄭子以說焉論語鑽燧改火馬南郡引周書月令焉引異語符則可信時則訓其燧松燧等傳聞異辭耳不得據以相難故曰見周書及鄹子其器與用若何夫燧取明火於日木燧則以鑽火木與木相摩則然五行之正內則子事父母右佩決捍管遰大觿木燧蓋不可一日缺者非有常乎其官若何顓頊有子曰犂為高辛氏祝融昭顯天下之光明生柔嘉材堯時有火正閼伯居商邱舜使益掌火夏小正有主大出火相土因商邱商邱主火祀大火而以火紀時焉周則屬夏官下士二人漢書百官公卿表以別火主改火事屬典客非漢以上皆有乎至其義則皇侃諸儒以為配五方之色賈公彥致疑於榆柳不青槐檀不黑又或不得其說則曰此據時所宜用而已依違膚淺俱不足信也惟先師鄭農先生據管子幼官篇及春秋賈證書以槐檀為東方木榆柳為南方木其說曰春取榆柳取之南方也夏取棗杏取之西方也秋取柞楢取之北方也冬取槐檀取之東方也則與淮南王書所云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

二日云云者合古人取火皆於分至先開灼然見鶉三代本制故獨可信也抑聞之天官心為大火味為鶉火既並懸象於上出火內火以天之為節而炊爨烹飪則別著改火之令古先聖王法天之地揆陰陽順四時理百姓不一定也是故民無夭札物無害生革故取新去沴而蒙福不其神乎後世不知其重而忽之吁三代以上之政其廢於後者何可勝道蓋有大於是者學者亦講明其義以待上之人用之而已論語後錄亦云管子春爨羽獸之火夏爨毛獸之火秋爨介獸之火冬爨鱗獸之火中央爨倮蟲之火義正同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釋文食夫上音嗣下音符下同衣於既反**箋**說文稻稌也稬沛國謂稻曰稬稴稻不黏者札樸曰稻謂黏者稉俗作穤音奴臥切黏者也錦說文云襄邑織文詩碩人傳云文衣也**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釋文不樂音洛**箋**孝經喪親章云服美

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與此言君子之居喪大旨相同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注〕馬曰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也〔集解〕〔箋〕論語後錄曰人元起於子男从子左行三十女从子右行三十俱立於巳故聖人因是制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爲夫婦其男自巳左行十得寅故十月而生男女自巳右行十得申故十月而生女寅爲易正申爲會正也又三年後歸於巳巳爲懷妊子生三年亦懷抱之此其義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箋〕通喪禮記三年問作達喪史記弟子傳作通義後漢書荀爽對策曰天下通喪可如舊禮注引禮記作通喪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箋〕漢石經無乎字經傳考證曰有之爲言無也言三年之喪爲通喪豈予也獨無三年之恩愛乎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注】馬曰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也集解〇釋文博弈音亦爲其于僞反據樂五教反又音洛淫慾音欲又羊住反本今作欲【疏】韋昭博弈論曰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大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閒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是則博弈不可爲聖人曷爲謂賢於無所用心者博弈論

注引桓譚新論曰俗有圍棊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爲之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爲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爭便利下者守邊趨作罫自生於小地蓋雖有上中下之別無不用心爲之者廣雅曰賢勞也聖人非眞以博弈爲賢第以爲猶勞於無所用心者耳法言寡見篇引乎字作於

子路曰君子尙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䢜史記弟子傳引無君子字以作之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䢜弟子傳有作好爲作則漢書地理志引無義作亡誼爲字上有則字論語後錄曰古者義誼同字周禮治其禮儀注古書儀作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是誼古字義今字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注包

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為惡也集解○釋文有惡烏路反除稱人之惡注為惡三字餘皆同音好稱呼報反〔箋〕漢石經無亦字陳鱣曰子貢方問君子有惡夫子答之子貢乃云賜亦有惡也子曰有者與檀弓曾子曰有何法同也惡稱人之惡者曾子服法解故

君子惡稱人之惡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釋文而訕所諫反〔箋〕漢石經無流字四輩經比邱尼經音義引同鹽鐵論曰口章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是漢時本並無流字論語後錄曰有流字者俗本也無義少儀曰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臣下不得曰為下流論語古義曰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說文訕謗也

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注馬曰窒窒塞也集解鄭曰魯讀窒為室今從古

釋文而窒珍栗反魯讀云云〔箋〕說文窒塞也魯讀窒為室者韓勑脩孔廟後碑亦以

窒爲室漢書功臣表有清簡侯室中同史記作窒中徐廣曰空一作窒知窒與室通論語後錄曰室窒皆从至爲聲故互通歟陳鱣曰室乃窒之省故從古爲正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

釋文徼以古堯反鄭本作絞古卯反爲知音智

箋 中論覈辨篇引孔子曰小人毀訾以爲辨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斯乃聖人所惡以此爲孔子語絞急似即用鄭本陳鱣曰泰伯篇云直而無禮則絞馬曰絞刺也皇疏譏刺它人之是非與下不孫與訐同一例也漢書五行志引詩匪徼匪傲應劭注云言在位不徼訐不倨傲也經義雜記謂論語惡徼以爲知者徼鄭本作絞徼絞古通毛詩作交絞之省假故漢志作徼據此則應鄭義同也

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注 包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 集解○釋文不孫音遜下同訐以居謁反攻人陰私說文云面相斥字林訐紀列反

箋 說文訐面斥罪相告訐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釋文近附近之近遠于萬反○後漢書楊震傳疏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蓋本此文左僖二十四年傳云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注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恨無已亦此意也但彼專言女子此兼言小人耳後漢書爰延傳引此文唯作惟養下無也字孫作遜魏志黃初三年令亦作遜漢石經作孫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注鄭曰年在不惑而爲人所惡是終無善行也集解○釋文見惡烏故反下同善行下孟反○漢石經作年卌見惡焉陳鱣曰廣韻引說文云卌數名今說文十部无此字惟𣚨字下云卌數之積也與庶字同意蓋本有而今脫之耳釋文引鄭注孝經云卌彊而仕漢孔龢碑云遐年卌以上孔宙碑云年卌

九雍勸闕碑云年卌五皆以四十作卌也

微子第十八（釋文凡十四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注）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而見殺也（集解〇釋文紂之直又反）箋微箕二國鄭康成謂俱在圻內四書釋地曰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一十五里有微子城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皆其所封地疑近是論語後錄曰呂氏春秋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仲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母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

妾之子紂故爲後案僞書稱微子爲殷王元子是紂
之長兄又父師曰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是即太史爭紂時之事矣箕子史記宋世家正義引
司馬彪說名胥餘論語後錄曰周禮司厲其奴男子
入於罪隸鄭司農曰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疑胥餘
以罪言之非名也詩淪胥以鋪淪胥即熏胥熏以爲
閭胥者胥靡之胥餘猶言刑餘也呂氏春秋曰傅說
高宗之胥靡漢書楚元王傳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
之是古有此刑矣經義知新錄亦云莊子大宗師云
若將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它申徒狄是
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者也然則胥餘非箕
子之名也比干諫而死楚辭九章云比干菹醢王逸
注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或妲己作糟丘酒池長夜之
飲斷斮朝涉刳剔孕婦比干正諫紂怒曰吾聞聖人
心有七孔於是乃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言菹醢
也史記宋世家引此節爲孔子語經傳攷證曰此章
記者止敘比干之諫一似微箕初無一言悟主者非
也微箕之諫已貫於比干之諫之中特文勢蟬聯使

人不覺耳史記宋世家曰微子紂庶兄紂既立不明淫亂于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西伯昌修德滅阢阢國祖伊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不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于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又曰箕子者紂之親戚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又曰王子比干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由此觀之微箕非不諫也特比干彼禍尤烈耳惟其不忍不諫而或去或奴或死諫之時所不及料也故去非潔身以避亂奴非毀身以苟免死非要君以沽名迹不同而心則同故曰仁

子曰殷有三仁焉

注 馬曰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

集解 鄭曰箕子比干不忍去皆

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詩伯切正義○釋文行與下孟反【箋】史記微子世家注夏侯元曰微子仕之窮也箕子比干忠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之事矣是以三仁不同而歸其一揆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釋文三息暫反又如字黜勑律反焉往於虔切【箋】論語後錄曰荀子曰展禽三絀絀即黜字子未可以去乎後漢書崔駰傳注引作可以去矣新序雜事篇三同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釋文枉道紆往反【箋】漢石經邦作國風俗通義

十反卷樊紹曰柳下惠不去父母之國又別卷曰柳下惠三黜不去孔子謂之不恭疑孔子爲孟子之誤國策燕王喜謝樂毅書曰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甯於故國爾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

箋 經史問答曰春秋之世三卿次第無常故如季文子爲上卿而孟獻子受三命則同爲上卿及文子卒武子列於獻子之下叔孫昭子受三命則亦以上卿先於季平子是以命數論也如王命同則司徒爲上而司空班在第三是以官論也其當國執政則又不盡然如齊有命卿國高管仲乃下卿而相是以賢也叔孫昭子雖三命而終不能抑季氏是以權也故齊景所云季孟之閒非以三卿之序言三桓之大宗在季氏而文行再定閔僖之功行父又歷相宣成故最強孟氏於三桓本庶長而慶父叔牙皆負罪故孟

叔二氏其禮之逆於季者不一而足及放之與茲則茲無過而放以荒淫幾斬其世若非穀與難二賢子孟氏幾不可支故是時孟氏遂於叔氏及獻子以大賢振之遂與文子其當國而偪如爲亂叔氏之勢始替自是以後孟氏之權張於季而駕於叔其始本以重德及其後遂成世卿甲乙一定之序故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偪如亦自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試觀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孫氏自爲軍是三桓之勢一孟二孟不可墨守下卿之說誅蹶蹶臥鞋云而輕之也是則季孟之閒之說也

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箋經傳釋詞云曰者語吏端也史記孔子世家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曰政在節財公說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

也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案孔子年譜時昭公二十六年孔子三十七歲景公三十二年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釋文齊人歸如字鄭作饋其貴反女樂並如字不朝直遙反〔發〕漢書禮樂志齊人饋魯而孔子行師古注後漢書蔡邕傳齊人歸魯孔子斯征文選鄒陽上書注引作饋當是一用今文一用古文也饋魄饋字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行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

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韓非子內儲說仲尼爲政於魯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君何不迎之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志哀公心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四書考異云此事在定公時韓非作哀公誤也其云諫而不聽乃去則是當歸女樂時孔子必嘗極諫觀齊人之不敢直陳魯庭桓子之不敢公行魯國可以意會其故史記不稱收韓非語蓋失之拜經日記曰孔子世家定公十二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隳三都至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此專敘隳三都本末又曰定公十二年孔子年五十四由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國政齊人聞而懼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桓子卒受女樂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至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此專敘孔子去魯本末復提定公年者以文繁事多故再言以明之魯世家括其要曰十二年使仲由毀

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伐之不克而止此一事也又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此又一事也淺人改孔子世家定公十二年孔子年五十四爲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不諳夏提文法耳當據年表及魯世家正之臨海洪震煊云孔子於郊後去魯不脫冕而行魯郊以孟春是孔子去魯在定十三年春以爲定十二年者誤也案禮記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注云孟春建子之月又禮記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天上帝注云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是魯郊在周正首月實夏正之十一月也孔子于魯定十二年冬十一月郊後去魯至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孔子已去魯矣初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此見墮人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使十一月不去魯則十二月圍成有不克乎明茅氏坤未

劉史公文律乃曰孔子欲墮三都墮郈與費矣而成卒不能墮以勢之無可柰何也足未知孔子去魯在十一月公圍成弗克在十二月也維城奔孔子年譜云定公十三年孔子五十六歲春郊膰不至孔子去魯適衛亦以郊後爲十三年春其云五十六歲者年譜生年從公穀以孔子爲生於魯襄二十一年先史記一年故也論語後錄孔子世家作十四年謂與公羊何注合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作十二年者蓋三年待放云齊人歸女樂春秋不書者內大惡諱定哀多微辭也故唯去冬以明聖功之不終焉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釋文接輿音餘下同箋楚辭九章接輿髡首分王逸注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身體避世不仕也法言淵騫篇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曰鳳兮

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箋漢石經何下有而字何而德之衰下有也字往者二句末亦有也字莊子人閒世引而作如句末亦有也字孔子世家引

追下有今字而如古字通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注鄭曰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釋文殆而魯讀云云箋四書考異云魯讀期斯已矣者疑上篇問喪章期可已矣錯簡陳鱣云期時也言出處之道惟其時而已矣今之從政者殆是可已之時也鄭從古者孔子世家云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知古本如此也維城案魯蓋讀已爲期斯已矣之已釋文當有脫字非讀此何爲期斯已矣翟說非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注包曰下下車也集解鄭曰下下堂出門也釋文孔子下包云云鄭云云箋包以爲下車者蓋以接輿爲接孔子之輿不著姓名論語於隱皆謂其不欲人知而以皇甫謐造設姓名爲定四書考異反據謐所云姓陸名通以證接輿之非姓名審矣鄭以下爲下堂出門者莊子人間世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

分鳳兮鳳兮云云蓋謂如何費過孔氏之門故以孔子為下堂出門也論語偶記據秦策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宋翔鳳又據尸子楚狂接輿耕於方城證其為姓名而非接孔子之輿是也維城案下車之說魯論說也下堂出門之說古論說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注鄭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渡處也集解

○釋文長沮七餘反桀溺乃歷反耦而吾口反廣古曠反[illegible]史記孔子世家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隱者使子路問津焉四書考異曰夫子但稱丈人為隱者於沮溺未稱史記說合為一也漢婁壽碑樂且溺之耦耕沮作且溺說文云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从水弱聲而灼切論語竢質云釋文音乃秝反依乃秝反之音則字當作休休沈没也今字作溺而音乃歷反其字其音必有一誤聖

賢冢墓記曰南陽葉邑方城西有黃城山卽長沮桀溺耦耕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也水經注略同括地志云黃城山俗名菜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論語後錄曰耦耕卽合人耦也周官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古者有牛耦有人耦耦耕者人耦也山海經云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然則劉漢搜粟都尉趙過敎民爲之者非矣依月令耦耕在季冬時論衡知實篇引此節云論者曰欲觀隱者之操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注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也

集解〇釋文夫執音符丘與音餘言數所角反處也昌慮反本今無也字

箋漢石經輿作車誰下有子字曰是足下無也曰字史記世家引夫執輿作彼曰是也作曰然論語後錄曰執讀曲禮執爾顏之執車輿古通論語古義曰詩出車我出我車荀子引作輿下章出車彭彭史記引作輿

問於桀

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釋文孔子之徒與音餘一本作子是本今作孔子之徒與滔滔吐刀反鄭本作悠悠箋是魯史記世家引作子滔滔當作慆慆讀書叢錄曰魯論作慆慆古論作悠悠文選幽通賦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慆慆而不萉者卒隕身乎世禍曹大家注慆慆亂貌漢書叙傳小顏注引論語慆慆者天下皆是也釋文鄭本作悠悠史記世家同鄭從古文文選養生論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李善注引論語爲證字當作悠悠今本作滔滔者是後人改鄱陽胡克家文選考異曰滔滔袁本作悠悠陳云陸氏釋文滔滔鄭本作悠悠注自據鄭康成本與他本不同是也陳鱣謂後漢朱穆傳悠悠者皆見其可稱乎亦本古論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釋文辟人音避箋史記世家

引無而字也字**耰而不輟**【注】鄭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也

集解〇釋文耰音憂不輟張劣反覆種章勇反下字同【箋】漢石經作櫌不輟說文耒部無耰字木部有櫌字云摩田器从木憂聲論語曰櫌而不輟羣經補義云櫌摩田也又曰覆種或疑播種之後不可摩摩則種不固然沮溺耦耕時即櫌國語云深耕而疾櫌之是櫌在播種之後問諸北方農人曰播種之後以土覆是摩而平之使稀入土烏不能啄也羣經識小謂櫌有二義孟子播種而櫌之說文徐注謂櫌爲摩田器布種以此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覆種者是也此處之櫌卽齊語深耕而疾櫌之以待時雨韋注云櫌摩平也時雨至當種之也莊子則陽篇深其耕而熟櫌之注櫌耡也史記龜筴傳耕之櫌之耡之耨之其事皆與耕相連在布種之前亦一通也論語後錄曰說文櫌摩田器服虔說鋤柄徐廣說田器高誘說椓塊椎二輔謂之[illegible]所以覆種是又不止二義矣

子路行

以告夫子憮然釋文憮音呼又音武案漢石經無行字太字史記世家引亦無行字憮然札樸云三蒼憮失意兒也悾愕之辭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案魏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當郎本此四書考異曰莊子山木篇孔子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澤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蓋因此語傅會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釋文徒與誰與與竝如字又竝音餘案史記引無此句魏志管甯傳引句末有哉字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注包曰丈人老者也蓧艸器名也集解○釋文子路從才用反荷何可反又音何蓧徒弔反本又作篠又作莜案丈人高誘淮南子道應訓注老而杖于人者又修務訓注長老之稱蓧說文作莜云艸田器从艸條省聲

論語竢質曰蓋田中除艸之器揖者所需也吳氏遺著曰古作莜正字今作蓧俗字而匸部又有匧訓田器蓋莜之別出字吾亦廬稿云王氏農桑圖曰蓧字从艸从條取其杲也郎今盛穀種器與篢同類可杖荷者以其差小耳陳鱣曰說文作莜爲正字作條者假用也今作蓧俗或不省也皇本作蓧集解何曰蓧竹器義疏以杖擔一器籮簏之屬克誤以經文从竹邢本經文雖作蓧而注竹器則承其誤惟史記集解引作艸器與說文合今據正之丁教授门說文云登已足踢夷艸从癶从殳春秋傳曰發夷蘊崇之今南昌人耘田用一其形如提梁旁加索納於足下以手持一杖曰足踢艸入泥中名曰腳踏是可爲論語以杖荷蓧植杖而耘及說文莜字發字之說丁得諸目驗云段氏說文莜字注謂子路見丈人手用杖莜加於肩行來至田則置杖於地用莜芸田植杖者置杖也云以杖荷莜置杖而芸則莜爲芸器明矣包曰莜竹器此冇脫誤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

穀不分孰爲夫子【注】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殖五穀誰爲夫子而索之邪【集解】鄭曰分猶理【釋文】不分包云如字鄭扶問反云猶理【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經傳考證云宋呂本中紫微雜說[illegible]辨引曰二語丈人自謂其說得之言由四體不勤則五穀不分田閒野老不能舍己之業而具知道塗往來之人也分論語發微云王制百畝之分鄭注分或爲糞音義分扶問反糞方運反此五穀不分當讀如草人糞種之糞必先糞種而後五穀可治故丈人以四體不勤則五穀不分植杖而芸即勤四體分五穀之事包注云云亦以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爲自述其不遑暇逸之意故不能知孰爲夫子以答子路非以責子路也二說大略相同但一則讀分爲糞耳

植其杖而芸【釋文】植其音值又市力反而芸音云多作耘字芸香艸也【箋】漢石經植作置論語古義曰詩商頌置我鞉鼓箋云置讀曰植正義云金

膝植𧿒秉珪鄭注植古置字然則古植置字同說文曰植或作櫃从置羣經義證引呂氏春秋異用篇有置杖之文是植置爲一字羣經補義曰植其杖而芸似謂植杖於他處然今人芸田以足必扶杖乃能用足則植杖正所以耘猶云拄杖吳氏遺著曰芸說文作穮云除苗閒穢也重文作䅣据陸氏說以古本說文䅣止从云然䅣从芸聲有芳蘭當門不得不耡之意田中之艸雖芸亦去荔深慮艸之害苗也耘殆俗省字讀書叢錄謂芸即䅣字之省維城案孟子盡心篇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亦作芸不作䅣然說文云芸艸也則芸當爲䅣字之省借

子路拱而立釋文拱居勇反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釋文而食音嗣見其賢遍反

箋風俗通義窮通卷長沮丈人避世之士猶止子路爲雞黍見其二子焉維城案長沮無此事而風俗通義云然者古人引書往往牽連猶尸子云莊伯接輿耕於方城經傳無徵亦若以沮溺耦耕牽連爲一耳

明日

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箋 論語補疏曰皇甫謐高士傳引論語至至則行矣而止蓋謂子路復至而丈人已先避去如後世蘇雲卿呂徵之之流若然則子路之言向誰發之邪觀其稱長幼之節不可廢爲向二子說無疑前云見其二子正爲子路此言張本然則丈人亦僻去不在耳陳天群四書釋疑云丈人既欲自滅其跡則不當止子路宿於其家而又見其二子也又云子路乃路行過客既已辟去安能知其必復來也斯言得之

子路曰不仕無義 注 鄭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也 集解 ○釋文以語魚據反

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釋文長幼丁丈反 箋 漢石經之下有也字

欲潔其身而亂大倫 注 包曰倫道也理也 集解 箋 漢石經潔作絜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

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注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不必自道得行也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也集解○釋文已知音紀一音以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注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集解○釋文朱張並如字衆家亦爲人姓名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少連詩照反下同〔疏〕逸民說文作佚周禮廋人佚特注杜子春云佚當作逸是佚與逸通論語補疏曰莊子田子方篇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後漢書逸民傳序云蓋錄其絕塵不反則以逸民爲奔逸絕塵者也虞仲日知錄云史記吳大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餘家立爲吳大伯大

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仲虞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列為諸侯按此則仲雍為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即謂仲雍為虞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虞二字多通用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又考吳越春秋大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又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大伯後於是為虞公後漢郡國志太陽有吳山上有虞城虞城之書為吳城猶吳仲之書為虞仲也杜元凱左氏注亦曰仲雍支子別封西吳羣經識小曰以虞仲為仲雍自班志始然泰伯虞仲之讓與夷齊同夷齊並列不當獨遺泰伯仲雍在夷齊前百餘年不當顛倒次序仲雍為吳

之若不當稱之爲民亦不得爲逸既君吳國不得謂之隱居獨善斷髮文身不過順其土俗亦無放言自廢之事疑別有一虞仲而今不可考如夷逸朱張之比耳夷逸尸子謂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甯服軛以耕于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爲犧漢書人表有朱張而無夷逸故地理志引謂虞仲夷逸云云師古注即蔡仲雍之逃荊言之云言竄於蠻夷而適逸也朱張惟王弼云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而荀卿書言子弓亦未必其爲朱張之字其言無所依據鄭作侏張者宋翔鳳云文選劉越石荅盧諶書自頃輈張注曰輈張驚懼之貌也楊雄國三老箴云負乘覆餗姦宄侏張輈與侏古字通此鄭本爲侏張知非人姓名矣故鄭作者七人注獨不舉夷逸朱張郝氏敬曰朱張朱當作譸書譸張爲幻即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品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此說當得鄭義拜經日記云爾雅釋訓侜張誑也郭注云書曰無或侜張爲幻侜譸同字侏則聲近假借也皇疏作者七人下引鄭注伯夷叔齊虞仲辟

世者柳下惠少連降色者不及夷逸朱張番逸民二人伯夷叔齊也夷逸一人虞仲也倂張陽狂者二人柳下惠少連也故聖人先論伯夷叔齊次論柳下惠少連後云謂虞仲夷逸人隱居放言夷齊讓國隱逸首陽謂之逸民虞仲竄逸蠻夷故曰夷逸不與泰伯者三讓天下至德不可以逸論也倂張爲陽狂當如郝氏說爾雅倂張誑也誑可讀爲狂猶楚狂接輿也作者二人注以荷蕢楚狂皆倂言者若從衆家以夷逸朱張爲人姓名則聖人發論何但舉伯夷叔齊虞仲柳下惠少連五人乎由此言之包氏以逸民爲七人當是今文家說鄭君以爲五人當是古文家說人表不列夷逸而列朱張則不合於古今文者也少連禮記襍記云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善居喪兼稱大連而逸民但列少連少連當必有勝於大連者但經傳散逸無從考見耳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注）鄭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

庸君之朝也集解○釋文齊與音餘之朝直遙反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釋文言中丁仲反下同箋漢石經作其斯以乎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注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集解つ釋文不復扶又反箋困學紀聞曰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可申包義身中清廢中權注馬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集解鄭曰發動貌釋文廢中方肺反馬云棄也鄭作發云云箋史記孔子世家身作行經傳考證曰身作行是也中即訓身鄭君注檀弓韋昭注楚語皆曰中身也上言夷齊不降志辱身惠連降志辱身此言隱居似與不降不辱者同科放言又與中倫中慮者相反故行則潔清廢乃通變也行與廢對論語道之將行也與道之將

廢也與與孟子行或使之止或尼之皆是廢鄭作發者拜經日記謂古論假借爲廢魯論本字作發馬讀誤當從鄭謂發動中權始與虞仲事合皇疏引江熙曰超然出於塵埃之表身中清也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亦用鄭本吳氏遺著曰發中權蓋指亡如荆蠻說子稱泰伯曰讓有道而不居之辭也虞仲亦能以國讓而本非有國謂之爲讓則乖於義子故云發中權廢發古通莊子列禦寇篇曾不發藥乎釋文云司馬本作廢馬季長以爲遺亂廢棄毋乃望文生訓乎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注】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也集解鄭曰不爲夷齊之淸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後漢黃瓊傳注

【疏】黃瓊傳李固引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注引此文爲證四書考異曰法言淵騫篇或問李仲元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也李固所引當爲法言文然法言未應稱傳鄭注云云自與引

文脫
合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釋文大師音太摯音至亞於嫁反飯扶晚反下同注鄭曰自師摯以下八人皆平王時人漢書古今人表注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注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也各異師繚缺皆名也集解○釋文繚音了缺窺悅反鄭曰亞飯三飯四飯皆舉食之樂周禮膳夫疏箋三飯繚廣韻三字下引作蔡云三飯蔡之後有三飯氏秦國名史記秦本紀伯翳末孫非子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孝王分土爲附庸邑之秦至襄公時犬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有功周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山以西之地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是平王以前秦未爲國故鄭君以師摯等八人爲平王時

入也**鼓方叔入於河**注包曰鼓擊鼓者方叔名也入謂居其河內也集解箋周禮地官有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樂其卽方叔之職歟

播鼗武入於漢釋文播彼佐反鼗徒刀反亦作鞉箋周禮春官瞽矇掌播鼗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注播謂發揚其音鼗小師注云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詩商頌置我鞉鼓禮記月令修鞀鞞鼓鞉鞀皆鼗之異文也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釋文少師詩照反箋少師儀禮大射儀注工之長也論語後錄曰周禮謂之小師小少字同小師上士又曰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然則襄及播鼗武皆眡瞭也眡瞭凡三百人維城案周禮有磬師掌教擊磬則此及播鼗並有瞽矇有眡瞭矣漢書禮樂志引書序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樂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注引論語此章爲證云此志所云及古今人表所敘

叔人號鐲之人上人殺亦識殷紂時人也所皆謂是也云諸
侯者追繫其地非謂當時已有國名而說論語者乃
呂為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訊斯亦未允也
據此則班氏以八人為殷紂時瞽矇非眠瞭也精求
篇謂志所引又見史記大誓紂之[illegible]
𢇍辭八佾故董仲舒對策亦云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
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則明是殷紂時人
而世祇之以適齊適蔡皆周時國名或用致疑殊不知
書序祇言諸侯原不指定何地而作魯論者始以今
地實證之師古云追繫其地是也而又本紀大師疵
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疵與彊即摯與陽兩音相
近之名殷本紀亦云大師少師持其樂器奔周是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宥謂樂三奏也大食朔
望食也又白虎通禮樂篇曰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
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
有徹膳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王者平居中
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
餔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

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鄭大夫再
飯尊卑之差也論語後錄羣經義證論語釋故並從
漢志白虎通說義證釋故以所說爲殷制釋故又云
鄭注不時不食云一日之中三時食則大夫三飯周
禮膳夫王日一舉注謂朝食王燕食則奉膳贊祭注
謂日中與夕食則天子亦三飯禮器云禮有以少爲
貴者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注謂告飽也儀禮
注謂天子十五飯諸侯十三飯大夫十一士九或天
子一食即告飽侑之乃更食凡三侑而盡十五飯諸
侯再食告飽三侑而盡十三飯也其一侑爲亞飯再
侑爲三飯三侑爲四飯耳此不專主天子言之摯經
識小日不言初飯者魯侯國不得比於天子之制與
或有其人而此時未去與其以屬魯者以大師摯即
師摯擊磬或即師襄皆魯之樂官與夫子同時故耳
口口口札記曰大師兼堂上堂下三樂者亞飯三飯
四飯以樂侑食奏於堂上鼓鼗以倡笙管奏於堂下
貳大師者少師與堂上堂下之歌笙相應者鐘磬立
言之序不苟媿此入於海漢石經作于則上文二於

字當亦作于過庭錄云大師摯適齊以下疑是記殷
周閒事而論語述之凡論語引經皆作于也維城案
班氏以爲殷紂時人當是今文家說
鄭君以爲平王時人其古文家說歟

周公謂魯公【箋】史記魯世家周公使子伯禽代就封於
魯詩魯頌閟宮篇云乃命魯公俾侯于
東箋謂策命伯禽則魯公者伯禽也周公謂魯公當
是就封時訓其子蓋在策命之外者故魯論特明著
之

曰君子不施其親 釋文不施舊音絁又詩紙反又
詩豉反孔云以支反一音勑紙
反落也尚不及
舊音本今作施
【箋】漢石經作施左傳曰施邢侯服虔
云施罪於邢侯施猶劾也論語古
義曰劾者謂罪法之要辭不劾其
親者所以隱其罪親親之義也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箋】魏志杜恕傳引不作與乎作何猝經義說曰何
與阿通今本作乎乎則呼嗟之義古鐘鼎款識
呼皆省口牧敦銘王乎內史漢碑亦多作乎繁陽令
陽君碑嗟乎何及解者不達斯義訓乎爲語助非矣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注】鄭曰大故爲惡逆之事 禮記檀弓正義【箋】詩伐木序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傳云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又云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素友即此義也棄漢書宣六王傳引作弃弃上有可字唐石經同禮記檀弓正義引作則不相遺棄無求備於一人漢書宣六王傳引無作毋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注】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爲顯仕故記之耳 集解 馬曰宣王時 釋文周有八士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伯适古活反季騧古花反四乳如佳反又如主反生所幸反又如字 鄭曰周公相成王時所生 詩思齊正義

【箋】春秋繁露郊祭篇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爲包注所本逸周書和寤解曰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惟周九讓又武寤解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則八士尹氏也克殷解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則八士又若南宮氏也據此八士當爲武王時人又晉語文王之即位也詢於八虞賈唐注八虞即周八士皆爲虞官周書君奭篇文王之臣有若南宮括此八士中有伯适括字通疑即一人第括爲文王四友之一又爲武王亂臣十人之一不得稱之爲士當別是一人經學卮言論語竢質以上諸書斷爲文武時人四書考異據逸周書晉語以爲文武時人論語後錄亦據此而以爲文王時人不及三家之確漢書古今人表列八士於周初最爲允當劉向馬融謂宣王時鄭君謂成王時當時或別有依據也其曰尹氏而又曰南宮者經學卮言論語後錄並謂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八士蓋尹氏而居南宮者近是羣經補義四書考異論語竢質並以爲南宮氏恐非

白虎通姓名篇云質家所以積於仲何質者親親故積於仲文家尊尊故積於叔卽如是論語曰周有八士云云不積於叔何益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季明其無二也考異謂此伯仲叔季兩兩相並而班氏言之如此豈當時別典所記有與論語絕殊者邪不知不積於伯季二語乃申明質家積仲文家積叔之故不指孿生者言故曰明其無二若八士之積於伯仲叔季固已以兩兩俱生句中言之考異說非也經學卮言謂獨尹氏兄弟八人均有字之爲禮之變而記之是矣仲突仲忽人表作中突中忽後錄云鄭厲公昭公亦名突忽說文解字曰突不順忽出也从到子易曰去如其來如去卽突字以忽訓突是突忽同義於此見古人命名之義叔夜宣和博古圖周叔液鼎銘二十三字叔液之名不見經傳惟語記周八士則有叔夜焉豈其人歟論語古義據書大傳脂夜之妖鄭注夜讀爲液是古液字作夜然以夜爲液非以液爲夜也薛氏鐘鼎款識載叔夜鼎銘云叔夜鑄其饙鼎以征以行用鬻用烹用蘄眉壽無疆定爲周

八士叔夜之器較博古圖爲可據矣季隨季騧廣韻季字下云晉有祁邑大夫季瓜忽宋有季隨遂世本云周八士季隨季騧之後騧或作瓜吳氏遺著云八士名皆韻隨古讀食遮切與騧韻維城案八士命名皆以類從達适其部同也突忽其義同也夜夏其爲時同也性隨與騧爲不類說文豴从也騧黃馬黑喙其義各殊或疑隨當讀爲豴爾雅釋獸豕子猪豴豶郭璞注俗呼小豶猪爲豴子猶漢司馬相如之初名犬子與騧皆取於物爲類也然易大畜六五豶豕之牙虞注云劇豕稱豶釋文引劉氏云豕去勢曰豶晉師服云名以制義古人以奄制之豕名其子哉必不然矣今案易繫辭傳云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是隨本有乘馬之義季隨當爲隨卦之隨故季隨之弟即以馬名之騧名之也或謂伏羲氏祇畫八卦文王始演爲六十四賈唐以八士爲文王時人則未有隨卦將何以解之曰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淮南要略訓云八卦可以識吉凶知

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則為重之者伏羲鄭君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總之夏時已有六十四卦大卜之爻可據況繫辭言取諸則必先有其象而後可言取故九家易以類萬物之情注云以此知庖犧重為六十四卦是八士以前實先有隨卦季隨季騧之取義於此可確然無疑也已

論語古注集箋卷九終